尚書後案

爲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亾矣三十十九篇堯典一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間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爲三分顧命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卽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亾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

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謨之半充益稷敀爲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葢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亾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亾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别爲後辨附焉𡋯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巳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東吳王鳴盛鳳喈

尚書後案目

東吳王鳴盛學

尚書後案采取鄭馬王注書目

尚書疏 孔穎達等　書傳 蘇軾　拙齋尚書全解 林之奇

書裨傳 吳棫　增修東萊書說 時瀾　尚書說 黃度

書古文訓 薛季宣　書集傳 蔡沈　尚書詳解 陳經

書集傳或問 陳大猷　初學尚書詳解 胡士行　尚書表注 金履祥

書纂言 吳澄　尚書集傳纂疏 陳櫟　書集傳輯錄纂注 董鼎

讀書叢說 許謙　尚書纂傳 王天與　尚書通攷 黃鎮成

書蔡傳旁通 陳師凱　尚書句解 朱祖義　書傳會選 劉三吾等

禹貢論 程大昌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禹貢指南 毛晃

禹貢集解 傅寅　周書王會解補注 王應麟　尚書大傳 伏勝 采太書

尚書大傳注 鄭康成 采太書　周易輯聞 趙汝楳　毛詩疏 孔穎達等

毛詩集解 李樗 黃櫄　詩地理攷 王應麟　逸齋詩補傳 宋人失名

周禮疏 賈公彥　周禮訂義 王與之　儀禮疏 賈公彥

禮記疏 孔穎達等　禮記集說 衛湜　三禮圖 聶崇義

春秋左傳疏 孔穎達等
春秋公羊傳疏 徐彥
春秋穀梁傳疏 楊士勛

論語義疏 皇侃
論語疏 邢昺
論語通證 張存中

爾雅疏 邢昺
孟子注 趙岐 宋太智
孟子音義 孫奭

孟子疏 邵武士人
七經小傳 劉敞
六經奧論 鄭樵

六經正誤 毛居正
六經天文編 王應麟
經說 熊朋來

七經孟子攷文 山井鼎
攷文補遺 物觀等
說文解字 許慎 宋太智

白虎通德論 班固 宋太智
經典釋文 陸德明
羣經音辨 賈昌朝

集韻 丁度
類篇 司馬光
六書故 戴侗

史記 宋太智
史記集解 裴駰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書 宋太智
漢書注 顏師古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
後漢書
後漢書注 李賢

司馬彪續漢書注 劉昭
兩漢刊誤補遺 吳仁傑
三國志 陳壽

三國志注 裴松之
晉書
宋書 沈約

隋書
舊唐書 劉昫等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史 脫脫等　路史發揮 羅泌　路史餘論 羅泌
路史後紀注 羅苹　路史國名紀注 羅苹　漢紀 荀悅
通鑑外紀 劉恕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　通鑑前編 金履祥
通鑑音注 胡三省　綱目集覽 王幼學　史通 劉知幾
漢制攷 王應麟　通典 杜佑　唐律疏義釋文 王元亮
禮書 陳祥道　通志 鄭樵　水經注 酈道元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 樂史　齊乘 于欽
北堂書鈔 虞世南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初學記 徐堅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册府元龜 王欽若等　事文類聚 祝穆
山堂羣書考索 章如愚　玉海 王應麟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竹譜 戴凱之　聞見記 封演
兼明書 丘光庭　聖賢羣輔錄 陶潛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廣川書跋 董逌　隸釋 洪适　容齋隨筆 洪邁
野客叢書 王楙　讀書雜抄 魏了翁　西山讀書記乙集 真德秀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羅氏識遺 羅璧

離騷艸木疏 吳仁傑　文選注 李善　古文苑注 章樵

文苑英華 宋白等　唐柳先生集注釋 童宗說

右通計抄撮羣書經史子集共一百三十一部

尚書後案卷一

東吳王鳴盛學

虞夏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曰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案曰勳史記作勛說文勛古文勳）

〔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尚書疏。後漢書六十三卷李固傳李賢注。三國魏志四卷高貴鄉公紀）

〔馬曰〕堯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釋文。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曰〕鄭以稽為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人與稽注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為天者逸周書周祝解云天為古毛詩商頌元鳥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虞翻述易八卦逸象亦云天為古是也若為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成功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馬孔非也放勳說見書序

欽明文思安安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尚書疏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案曰鄭馬云云者本逸周書諡法解及昭二十八年左傳晉大夫成鱄對魏獻子義也說文卷八下欠部欽欠皃欠張口气悟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子稱黃帝堯舜垂衣裳又稱舜恭己正南面故鄭馬以敬事及威儀爲欽也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攷靈燿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陳寵傳注俱引攷靈燿俱作文塞晏晏又鄧壽傳傷塞晏之化注引鄭攷靈燿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是塞即思晏即安也釋訓晏晏溫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天地以溫和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爲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

允恭克讓案曰恭古作共詳[illegible]逸篇說文三上言部云相責非此經義十二上手部攘推也[illegible]以讓爲攘

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尚書疏傳曰允信克能也疏曰允信釋詁文

克能釋言文

案曰鄭云不懈于位曰恭者大雅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堯致時雍使孜孜盡工熙績在位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鄭又云推賢尚善曰讓者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釋文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莽奏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文選西都賦云橫被六合則此亦當作橫被但鄭注作光漢書七十八卷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與鄭合則作光是也格古作假說文卷八上人部假字注云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額切永初詔亦作假作格者後人改也

鄭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 詩十九之三卷周頌噫嘻疏 傳曰光充格至也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疏曰光充釋言文格至釋詁文

案曰鄭以四表爲四海之外者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疏引考靈耀注云天有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是也又以上下爲天地者莊子天地篇陸德明引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地底也其體底下又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是也又以格爲至者鄭本必作

假用說文義也又引所謂大人云云以證者周易文言傳文也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尚書疏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案曰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者大學引作峻鄭訓爲大考峻古無大訓爾雅駿爲大鄭蓋假借稱之說文陖高也從山陖聲又峻陖省凡物高則大者居多俊爲兼人義正通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釋文○馬同○讀明堂樂傳有錄纂注一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卷上○李樗黃櫄毛詩集解九卷傳曰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案曰鄭云云者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許愼作五經異義鄭作駁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正義述夏侯說亦如此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閭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案曰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切古文作𠂒平从亏从八語平舒也又正也符兵切古文作𠀭二字不同而形聲易混說文又于𠀭字下注云釆古文辨字此經鄭訓辨別則鄭本必作釆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伏生亦作釆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辨秩南訛辨秩內成辨在朔易買疏謂是據書傳則伏鄭合矣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僞孔誤爲平遂訓爲和并洪範王道釆釆亦改爲平詩平平韓詩作便便方閑辨與毛傳云平平辨治也案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爾雅便便辨也則詩亦當作釆而洪範便蕃與詩正同亦當作釆三輔黃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便門一作平門亦釆字之誤耳陸德明詩釋文孔穎達詩疏徐廣史記注皆不識釆而誤認平亦有便音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注云正也和也易也但誤認平可兩讀唐宋以來宰輔銜名皆誤用平章而世無識釆字者矣

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李賢注○又四十卷下班固傳注○王楙野客叢書四卷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昭亦明也疏曰經傳百姓或指天下百姓

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

案曰鄭以辨爲别者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章爲明者士冠禮記章甫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是也又以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者鄭以百姓卽百官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之所分則爲氏天子諸侯不稱氏庶人無氏氏之起葢爲卿大夫故禮記大傳云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此經百姓指百官則是王朝之卿大夫不云百氏而云百姓氏可以言姓姓不可以言氏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案曰邦古音傅工反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說文邦從邑丰聲邦雍爲協韻也

傳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釋文曰昊胡老反○案曰昊當作昦俗本從日從天則其音何以當胡老反耶古無此字也說文昦胡老反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古老切放也從大而八分也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葢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于周

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尚書疏約鄭義○賈公彥周禮疏序○陳祥道禮書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文○王應麟小學紺珠五卷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羲和是重黎之後也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則是羲承重和承黎也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案四叔是少皞子孫非一時也何則傳稱共工有子曰句龍共工在顓頊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親子與顓頊子同時命官知少皞四叔亦非皆親子也傳稱重爲句芒等不言何帝使爲此官考楚語觀射父對昭王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知命為五官俱是當顓頊之時也重黎當顓頊之時旣為句芒祝融之官其後卽以重黎為號故歷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惟重黎又官高辛氏之世故康成于此文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蓋據鄭語而為之說楚語觀射父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則卽指此堯命羲和之事也鄭馬皆以此命羲和為天地之官下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卽周之六卿傳則以此命羲和卽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序之耳說與鄭馬異鄭馬是也舜命禹為百揆契為司徒伯夷為秩宗棄為司馬皋陶為作士垂為共工其職略與周禮合此內有守舊職者有新命者大約皆因堯之舊制則堯有六卿可知堯之六卿使稷契當為之者乃其晚年事其始則居六卿者羲和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後人併六人以為四又執泥治歷謂羲和等不過是歷專家遂覺與周禮六卿不合而堯命官大事因以湮沒不見不知欽若敬授平秩析因等已該括周禮六卿職掌在內並非專司占候故知

鄭馬說是也堯在位年久居六卿之官者皆不一其人官制亦彤有改易觀下文舜命禹等詳堯時冬官本名共工後禹治水有功改名爲司空以寵異之舜即位後命禹爲天官以司空兼宅百揆因命司空之職仍爲共工與虞其先則天官自名后稷不名百揆居之者集也棄之前居之者則羲伯也爲稷搜契舉禹而舜于三人無所命但述其前功以美之仍使禹宅百揆不聽其讓鄭則僞孔說皆如此皆爲稱稷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皋陶爲作士與堯時事非舜即位後事故耳然契之前則爲地官司徒者即舜攝位五典鄭注試以司徒是也舜之前爲司徒者則和伯也皋陶之前則爲秋官作士者乃和仲也春官秩宗伯夷爲之伯夷以前則羲仲爲之冬官共工垂爲之垂之前禹爲之禹之前鯀爲之鯀之前則和叔爲之惟后稷即天官今禹升天官則即已爲后稷矣時棄不知爲何官是以鄭據中表及刑德放文以爲夏官司馬然棄之前爲夏官者則羲叔與此皆鄭義也然堯在位年久居六卿者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僝功下鄭注又以共工事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即以官氏又云堯末羲和等亦驩兜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爲八伯居之者有驩兜等云云然則羲和等已亦役棄契等未來之前中間如鯀可知其皆爲共工而驩兜共工放齊三人雖不知其爲何官要約計之皆爲六卿且有以六卿兼攝八伯者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逐及日而與日會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昭七年傳士文伯對晉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娵訾之次一名豕韋子曰元枵丑曰星紀然則日月所會即二十八宿舉其入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疏約鄭義以爲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也

鄭曰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賈公彥周禮疏序○閻潛邱劄記補錄○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王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羅泌路史後紀注十一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既以羲和及四子爲六卿而又以四子即四岳如周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皆入爲王朝之卿出爲諸侯之長是也王云云與鄭合也

宅嵎夷曰暘谷段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案曰夏侯等書作今文也鄭所傳古文也嵎夷既出本自稱古文而亦作嵎夷反同于夏侯等書何也蓋鐵即古文銕字銕本與金古音通夷故又從夷嵎夷作嵎鐵假借同音字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又作堣夷當從鄭爲正

馬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

案曰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者據說文卷九下山部及卷十三下土部嵎夷乃在冀州遼西至范氏後漢書列傳則以爲遼東樂浪三韓之地二說大同小異但寅賓出日自當于正東之青州似不必就東北冀州之遼水東鹵

㒸處大約北極出地已三十六度恐當以馬說爲定蓋青州上言嵎夷下言萊夷上言旣畧者總指海隅之地及萊夷而言下言作牧者就中抽出萊夷而言焉以經解經最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曰平馬作苹普庚反下皆倣此○案曰說文卷五上豊部云豑爵之次弟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次弟則序也卷七上禾部秩積也無序義蓋以秩代豑豑字）

述

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尚書疏）馬曰賓從也苹使也（釋文）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是也馬云賓從從亦導也苹使詳洛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尚書疏○釋文○詩五之一卷齊風東方未明疏○又八之一卷豳風七月疏○周禮三十卷夏官挈壺氏疏○禮記十五卷月令疏○文選二十八卷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李善注○玉海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

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齊風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昬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疏曰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西方虎南首北尾南方鳥北方龜西首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春分之昬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昬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云日中者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尾鶉火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鄭又云殷中也者釋言文莊子其不殷非天之罪是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案曰孳尾史記作字微裴駰曰乳化曰字說文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釋名釋形體篇云尾微也論語敘生蕃殖尚書作尾字與古字同也）

傳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尚書疏）王曰夏無明都避敬致（尚書疏）傳曰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

案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云云者暘谷昧谷東西相對南交朔方南北相對據下文仲冬有曰幽都此宜言曰明都故解之云摩滅也王注非也

平秩南訛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尚書疏○詩疏）

方禾明疏○又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史記一卷汲古本紀裴駰集解○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
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疏曰〕七
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
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
在辰是南方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以永爲長者釋詁文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火大火之
屬者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亦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爲房心非也鄭
又云司馬之職云云者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
彼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
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
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是其義也鄭獨于
此言之者餘從可知或鄭注殘闕引者不全故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十一之二卷小雅斯干疏）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曰鄭以希爲疏者說文無希字惟卷七上禾部有稀字注云疏也則此亦當作稀又以革爲皮者卷三下革部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疏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〻案曰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注翻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考鄭注則謂引此作柳穀尚書爲鄭作柳尤其明翻乃以鄭作昧爲非非也）

鄭曰卤者隴卤之卤今人謂之兌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〻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卤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卤方掌秋天之政也

案曰鄭云卤者隴卤之卤者漢志隴卤郡卤縣禹貢嶓冢山卤漢所出後漢卤縣改屬漢陽郡故續漢志漢陽郡卤縣故屬隴卤有嶓冢山卤漢水此鄭所據以爲卤者也又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說卦傳說八卦方位震爲東方巽爲東南離爲南方坤爲地兌爲正秋乾爲卤北坎爲正北艮爲東北然則兌

位正卤故以隴卤之山爲兌山也昧谷鄭實作柳谷見天官縫人裂柳注所
引攷之說文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丣古文酉字丣爲春
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丣莫飽切丣與久切今俗皆
混而爲一考管子春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
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參同契二月榆落魁臨
于丣八月麥生天罡據丣今俗本皆混作丣其丣丣从日則爲昴昴而俗亦
亂之暴甚丣从田爲畱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或通爲劉而漢有丣金刀之說則
丣丣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
近而字則迥不同也柳有三義聚也蒙也畱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
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
色如初出賁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卤曰柳谷是日
夕爲丣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即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日所入爲大蒙丣
東方主開丣卤方主閉閉則蒙也淮南子日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
是謂定昏蒙谷者柳谷也日之將沒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

舒鄭箋詩引之作栁舒是栁逼謂日之將沒又有縶滯之象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案曰〕丁度集韻餞或作淺在演切

〔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尚書疏〔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丁度集韻卷六上聲下〔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案曰〕鄭云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者說詳上文馬義未詳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詩七月疏○周禮挈壺氏疏○禮記月令疏○玉海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疏曰〕北方七宿虛爲中故虛爲元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竝見

〔案曰〕鄭以宵爲夜者小星詩毛傳義也日不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虛元武中宿也者與傳疏同但爲專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則大同小異也

厥民夷鳥獸毛毨 [釋文]曰毨先典反○[案]曰司馬遷作中秋鳥獸毛毨釋文云毨音毛弄耗毨疑爲毨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中秋鳥獸毛毨中冬鳥獸毨毨疑涉下而誤也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

平在朔易

[王]曰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 尚書疏

[傳]曰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案]曰王云謹約云云者月令孟冬文引詩者豳風七月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案]曰昴音卯一音茅徐邈音留詩召南小星音茆陸德明又音卯皆以昴茆誤合而爲一非也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虛方北方但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 尚書疏○詩七月疏○周禮馮相氏疏○禮記月令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陳祥道禮書三十五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章如愚羣書考索前集五十七卷律曆門

[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 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

○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王曰〕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滅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仲讀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尚書疏○六經天文編上卷○玉海二卷天文門○又九卷律歷門〔傳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以正冬之三節

〔案曰〕鄭注備言晝夜刻漏之數云云者晝夜刻數日中宵中鄭與馬同日永日短鄭與馬異然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竝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與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鄭又以所宅下三言分配三月尤覺支離皆非也鄭又云昴白虎中宿也者亦專舉正中之星也昴字从丣象閉門今說文乃作昴俗本傳刻之誤也詩云惟參與昴毛傳云昴畱也

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恩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云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又案曰〕四仲中星惟夏小正與堯典合至逸周書時訓解及禮記月令則皆不合蓋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宿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三次北方元武七宿星紀元枵娵訾之口三次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四正協則其餘莫不協可知）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迆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初秋分後在心）則七

月在角（壽星時）九月在箕（析木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元枵値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鄕織女恒鄕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鄕則旦蓋十月日在斗（星紀時）十有一月在虛（玄枵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娵訾時）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元枵西沒則大梁値南故昴中說者謂斗牽牛爲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牽牛特周之星象耳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至今日則又移一次矣故歷家有歲差之法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恒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年冬至太陽躔某宿度至明年冬至時不能復躔原宿度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冲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

八季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季差一度元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季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季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季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密今新法歷書載卣人第谷以前恒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屢改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季有餘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爲黃道卣移之度在新法爲恒星東行之度殺之天象恒星原有動移則新法之理長也葢使恒星不動而黃道卣移則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緯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卣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季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

徵涉必歷多年其差乃見然則箕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率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釋文曰〕隩於六反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案曰〕說文卷八上毛部引作鳥獸㲝髦云㲝毛盛也則毨字下云仲秋鳥獸毛盛毛亦當作㲝若卷三下革部𩊚字注云羽獵韋絝重文𧝓字注云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𧝓毛則未詳其作氄者晉人改也

〔鄭曰〕隩内也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 〔馬曰〕隩煖也氄温柔貌 釋文以秋之詩尚書全解一卷 〔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燠

〔案曰〕鄭云隩内也者孔安國論語注義也詩淇奥傳云奥隈也釋丘云隩隈厓内爲隩李巡云厓内近水爲隩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隩水隈崖也大學引詩作澳彼注亦云隈崖釋文則云澳本亦作奥本又作隩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然則奥隩澳皆通皆有内義故馬孔作隩鄭則作奥而訓爲内要此經是言室中奥則鄭爲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案曰〕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今作朞疑衛包所改也定史記作正異說之云古文作正衛包方作定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

記時事（公羊傳一卷隱元年疏）〔王曰〕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尚書疏胡士行尚書詳解一卷）〔傳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疏曰〕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是也

〔案曰〕鄭云以閏月推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啟謂立春以後半年閉謂立秋以後半年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至謂冬至夏至日永日短也攷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爲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帀爲限日爲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間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卽以此所行之里數爲天之一度

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帀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爲一月（天之旋如磨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速蟻遲故蟻爲磨轉）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爲二十九日者十二也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凡爲四百九十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六（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此數）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氣全數云有六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六少六日弱）爲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曆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略也盖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要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凡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爲曆元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案曰說文卷四上白部𠷎字注云詞也从白𢀛聲𢀛與疇同虞書帝曰𠷎咨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作𠷎云是古文尚書疇字

馬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尚書疏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案曰馬云羲和爲卿官者馬亦以羲和爲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與鄭合也又云堯之末年皆以老死云云者說詳上文及下文亦與鄭合也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文曰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

鄭曰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案曰史記正義原行本已亡今從張澤王氏新采入卷數已非原第故書

馬曰胤嗣也帝之胤子曰朱也尚書疏○釋文傳曰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案曰鄭馬以胤爲嗣者釋詁胤嗣同訓繼則胤亦嗣也毛詩大雅既醉云永錫祚胤彼箋以爲子孫是也傳云胤國子爵非也孟子丹朱不肖是嚚訟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釋文曰予音餘又羊汝反

馬曰采官也釋文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案曰馬云采官也者釋詁寀官也采寀同也傳訓事亦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撰○案曰驩兜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尚書兜作吺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孨功又卷八上人部云僝具也从人孨聲讀若汝南濬水虞書曰旁救僝功二文不同當作旁逑孨功也此與方鳩象刑方也無異白虎通論衡等書皆引作旁鄭注十卷馬融云今文旁為方是旁為古文方也

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羲和之子皆象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尚書正義○詩十八之三卷大雅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馬曰僝具也釋文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為水虞周同也又云其人名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註以康回為共工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

子云君無邇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辟是謂邇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謂適釋康爲庸是也然則共工名氏不可知也鄭又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云云者說見上下文馬云僻具也者說文義也

帝曰咨四岳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羲和之時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謂之四伯羲和于此分四岳爲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詩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illegible]傳曰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案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者周禮說巡守之禮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入爲天子之卿出則爲諸侯之長故鄭又云堯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彼注云伯謂爲三公者職主也是伯分

主東西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然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岳亦稱伯故鄭此注又云是爲四岳謂之四伯也鄭又云羲和子死云云者鄭注大傳亦云羲和爲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鴅吺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是也八伯之名可見者驩兜等四人餘皆無文驩兜等是代羲仲等者故鄭云云也下文有十二牧據十二州每州一牧若九州除畿內則八州八伯伯是長義故岳牧皆得通稱也太子晉所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爲炎帝後春秋隱十一年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云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襄十四年傳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云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

一尚其先祖當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以上諸條皆謂堯時四岳乃姓姜也而孔傳則云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據姜姓乃炎帝神農氏之後而羲和乃少皞顓頊之後似四岳非羲和矣鄭則與諸家說及孔傳又俱不同以今攷之蓋堯時居四岳之官者本不一其人當其始命羲和四子爲之其後分爲八伯又命驩兜共工放齊鯀等爲之此節四岳正指驩兜等也其後堯老舜攝流放四凶舉禹治水而又有姜姓者居四岳之職佐禹治水然則諸家說以爲姜姓者舉其末後者言之孔傳以爲羲和者舉其最初者言之如此則鄭與諸家說似皆是但此節四岳自是當羲仲等老死後驩兜等代爲八伯互相薦舉不得爲羲和四子孔傳非是至姜姓佐禹則當鯀不成而舉禹之時尤在其後更不得指爲此四岳然則惟鄭爲是諸家皆非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案白說文卷九上辟部𡳿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𡳿今作乂疑衞包本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

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釋文曰於音烏）

鄭曰於者嗚聲（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疏）馬曰鯀臣名禹父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僉皆也

案曰鄭云於者嗚聲者嗚當作烏說文卷二上口部無嗚字卷四上烏部孝鳥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俗作嗚非是重文𦾔古文烏又重文於古文烏省唐元度九經字樣㫃部云於本是烏烏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從㫃作於者訛是也馬云云者夏本紀文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釋文曰方馬如字鄭王音放）

鄭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尚書正義）馬曰方放也（釋文）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四下放部逐也从攴方聲逐有棄義放既从方得聲則方亦可通放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釋文曰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尚書疏）王曰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傳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季也三考九季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案曰傳以异爲已說文卷三上廾部异舉也从廾已聲引虞書此文爲證傳義非也馬王云云者堯知鯀惡徇衆用之故推其義如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朕我也巽讓也（釋文）傳曰堯季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季則時季八十六老將求代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疏曰偏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季孔必有據未知出何書

案曰鄭以庸爲用者說文三下用部義也馬云朕我釋詁文巽讓與孫通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案曰否史記作鄙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引作鄙詘為鄙陋之鄙故陸氏釋文又音鄙[illegible]云否則鄙之徐邈音鄙釋名釋言語云鄙否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是否鄙同也）

傳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日明明揚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疏引 馬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釋文 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尚書疏 傳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案曰鄭云師諸侯之師者蓋視州十有二師鄭彼注云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是也王孔云衆非也馬云云者詳書序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諸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諸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鐘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鄭曰試以為臣之事尚書疏王曰試之以官尚書疏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疏曰妻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案曰鄭云試以為臣之事者指下愼徽等王與鄭合傳疏非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尚書疏傳曰女妻刑法也堯于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案曰鄭云不言妻者者凡以女與人曰妻桓六年齊侯欲妻鄭太子忽詩以其子妻之今曰女于時孟子萬章下篇亦云堯之于舜二女女焉立文有異故解之因不告其父故不序其正也不告其父者孟子萬章上篇云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是也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馬曰水所入曰汭媯汭媯水之曲水經四卷河水篇道元注○案曰水經本有四十卷[illegible]人參分以足四十之數非原第○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四卷

地部○舜汭將史國不紀四卷注○又餘論七卷王曰嬀汭地名水經四卷河水注○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鄭曰降下嬪婦也舜為匹

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嘆舜能修己

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曰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

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為舜居嬀水故也

案曰馬云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者毛詩芮鞫之即傳云芮水厓也鞫

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酈道元云有二

水南曰嬀北曰汭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河恐非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案曰東晉分慎徽以下為舜典後人又增二十八字于其首今就鄭氏元本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徽善也釋文王曰徽美也釋文

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

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案曰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者下文司徒敬五教文十八年傳

虞書數舜之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是也馬云徽善釋詁文王訓美意同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案曰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年傳義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 尚書疏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案曰鄭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者賓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丧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儐是也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年傳義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鄭曰麓山足也 釋文○馬同 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 尚書疏○釋文○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引 傳曰麓錄也納舜

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曰鄭馬云麓山足也者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于山爲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宜務山余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銘云土有巏務山方知此巏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王改麓爲錄解爲大錄萬機王充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所引即當日博士之說王肅號爲傳古文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僞傳出王肅故同其說其實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釋文曰厎之履反本或作底非

○案曰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鄭曰三季者實四門之後三季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厎定也釋文王曰厎致也釋文○文選五

十五卷臨土 尚書遺珠注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季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案曰鄭云云者三載考績故知是賓四門後三季時當歷三考也馬云厎定王云致者釋詁厎定同訓止故得通相訓又周語韋昭注以厎爲致是也

正月上日 釋文曰正音政又音征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玉海九卷。又十二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馬曰上日朔日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王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尚書疏。玉海九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注三帛以五帝皆改正朔不始于殷周甘誓三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雖與鄭異要亦有據王肅乃云自夏以上皆建寅非也

受終于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 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釋文 王曰文祖廟名 釋文 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案曰鄭云云者司馬貞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也蓋五行爲太一之用以生成物王者各感五行精氣以生故四時既各祭當方帝南郊則尊祀感生帝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則太一是又爲明堂以象五行唐虞夏殷周皆然詳見月令鄭謂文祖即明堂此古義也馬以文祖爲天即感生之義與鄭合也傳以爲堯文德之祖廟史記以爲堯太祖據禮緯稽命徵鉤命決以爲唐虞立五廟益太祖及高曾祖禰四親也如文祖爲祖廟應兼五廟而言考帝系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則黃帝以下四世爲堯四親不知黃帝以上更以何人爲太祖以充五廟之數要之舉天可見祖舉祖不足該天傳說非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案曰璿鄭馬孔璣當作機唐人改從王

鄭曰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璿機玉衡渾天儀也七政

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正義○宋書二十三卷天文志○隋書十九卷天文志上○宋史八十卷律歷志○文選五十三卷李蕭遠運命論注○玉海四卷儀象門○六藝天文編上卷○羣書攷索前集五十六卷歷數門天文類○又別集十七卷歷門）

［馬］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璿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尚書疏○史記索隱九卷○文選運命論注○玉海二卷天文門○又四卷儀象門○羣書攷索別集十七卷歷門）

［傳］曰在察也璿美玉機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曰玉是大名璿是玉別稱機衡俱以玉飾但立文不可以玉機玉衡所以變其文機衡者機爲轉運衡爲橫簫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案］曰鄭云璿機玉衡渾天儀也者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晉書天文志）二宣夜三渾天宣夜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

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人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銅爲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

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緯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

既得隨璣東西遲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略也鄭又云七政日月五星也者月卑地最近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遠月右旋最速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遲就其行度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有遲留順逆不同故必有以齊之七政之行紀于天之度而天度不離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聖人爲璿璣以象之玉衡以窺之察日之南北節氣早晚可辨察日之出入晝夜永短可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晦朔弦望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中日而有合伏退望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日月五星互相掩而有交食凌犯俱可推步不爽所謂齊也

肆類于上帝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王曰肆遂也上帝天也釋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文選十七卷王子淵洞簫賦注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

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案已鄭馬云云者國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禷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為非常則同故王制疏云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尚書夏侯說云類祭天祭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為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為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常

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
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于四郊也據諸說考
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爲壇兆裴駰解
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
至祀天于圜丘以譽配夏正祀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
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祭禮儀應依冬至圜丘不依夏
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
賈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
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丘故
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
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則此類祭于圜丘必當
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

經禋于六宗

鄭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黃度尚書說一卷○胡士行尚書詳解一卷○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七卷月令疏○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吉禮篇○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部○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卷郊祀部舉祀門○小學紺珠一卷○又九卷○章俊卿羣書考索二十五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八十一卷○羅泌路史餘論五卷

【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許謙讀書叢說二卷○續漢書祭祀志注○通典四十四卷○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九卷○羣書考索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八十一卷○路史餘論五卷

【王曰】禋絜祀也六宗者所宗者六皆絜祀之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矣尚書疏○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三卷禮部○歐陽詢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玉海一百一卷○小學紺珠一卷○羣書考索三十五卷○文獻通考八十一卷○案日晉書十九卷禮志載明帝問六宗王肅以為易六子繫辭與議者各自岐其說

【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案】曰鄭云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者鄭以禋是祭天神義主煙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

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準此論最得鄭意也鄭又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云云者鄭旣正釋禋字之義故卽據大宗伯文以實六宗之名也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精矣其餘諸儒各自立說馬云天地四時本之大傳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然則馬注非也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孔傳從之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此王及僞孔傳所本司馬紹統駁

云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可乎然則王及僞孔傳非也司馬氏之駁馬王雖是但又妄駁鄭則非其自捌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取羣經所言祭祀除去祖廟餘則盡指以充六宗浮游汗漫尤覺不可為訓若歐陽和伯夏侯建劉歆賈逵張髦虞喜孟康摯虞及魏孝文帝言人人殊今皆不取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徧于羣神 案曰徧史記作辯徐廣音班固作徧辯同用徐說非也樊毅修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大射儀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士旅于西階上辯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左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辯徧也荀子修身篇云徧善之度注云徧讀為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是也

鄭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 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時邁序疏〻又十九之四卷般疏〻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案曰鄭云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者上文因上帝及六宗六宗是天屬此因

山川及羣神羣祀是地屬故鄭專指五陵等傳兼古聖賢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案曰輯馬作揖史記同古字通用〕

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輯合也〔釋文〕傳曰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又徧祭及斂瑞入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曰馬云揖斂者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輯揖通檀弓輯屨注輯斂也是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釋文曰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柴士皆反〕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祭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

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祟祭將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釋文。史記五

帝本紀集解。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傳曰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一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疏曰 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王制及書傳文鄭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考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若伯與侯同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周禮侯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案曰 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者鄭周禮小宰注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鄭意以堯用地正巡守特用人正也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

馬以爲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者五載一巡守也傳以爲二月須端之明月懸隔二月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傳說非也鄭又云柴燎也者說文第一上示部云祡燒柴燓燎以祭天神即引此經以證則柴是燔燎焉注同也裴駰引鄭注誤作柴祭東岳云云攷大宗伯三祀積柴實牲燔燎升煙皆祭天神與山川無涉則柴爲祭天告至無疑鄭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也鄭之解經必不自相矛盾裴誤添祭東岳三字也王制覲諸侯彼注云覲見也疏云謂見東方諸侯即此經肆覲東后之事其禮詳儀禮覲禮篇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釋文曰度如字量力尚反）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釋文。○公羊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五十四卷吉禮[illegible]。○玉海六卷律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王曰同齊也律六律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疏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

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中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橈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日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之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鎚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

案曰鄭云律陰呂陽律也者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彼注六律合

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又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彼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陰呂即六同陽律即六律也漢律歷志一黍為一分疏作十二百黍為一分漢志合龠為合疏作十龠為合皆誤也合龠當作兩龠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龠為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若十龠為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即以今市中所用量較之亦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質重未嘗殊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矣禮說又謂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釋文曰贄音至本又作摯。案說文六下貝部無贄字新附亦無十二上手部摯握持也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從手周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質古字同用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即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詩二之二卷鄭風羔裘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七卷春官序官疏。禮記卷首疏。又四卷曲禮下疏。又六卷檀弓上疏。公羊傳隱八年疏。論語二卷為政篇邢昺疏。張存中論語通證上卷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張守節正義。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又八十七卷圭璧門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贄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尚書疏○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十五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傳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器謂圭璧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禮謂此也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元黃者孔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王肅云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

案曰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者此巡守所修故以爲五等諸侯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僞孔傳從之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乎日何待此時馬及傳非也且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然則鄭以五禮之名起于周唐虞未有也鄭又云三帛所以薦玉也云云者鄭以三帛即玉之繅藉也後漢陳寵云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故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又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鄭說見公羊傳正義及史記集解所述三正之色最爲有據繅藉所以薦玉此巡守覲后所重瑞玉故屢言之馬王說三帛五器與鄭異皆非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案曰如卣禮公羊疏鄭作如初釋文云如卣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釋文用王肅本今本乃開皇時得之方興本又何休公羊注引此經至于北嶽如卣禮下多還至爲如初禮六字爲字說文所無何休所引又若可信未知其審

鄭曰卒巳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公羊隱八年疏。杜佑通典五十四卷

馬曰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

疏曰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于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巳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鄭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于東巡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案曰鄭云卒巳也云云者鄭以每巡一嶽禮畢即歸後乃更去其義則鄭自

說之詳見下節也馬及僞孔非是

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嶽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我將疏。通典五十四卷吉禮篇。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藝禰也（釋文）僞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曰鄭云藝祖文祖猶明堂者說詳上文馬以爲禰廟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禮記十一卷王制疏。衞湜禮記集說二十八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七十卷朝儀門）馬曰四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釋文）僞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

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皆是也馬乃以四朝即指四面朝于方岳王與馬同僞孔傳又襲其說然天子巡守而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即上文肆覲東后之事此處何用複述傳強爲回護云將說敷奏故申言之而疏又附會云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亦自知辭窮矣且此若以爲朝之正禮則諸侯竟不一至京師耶若非正禮則經何但言巡守之朝而朝之正禮絕不一及耶抑豈來朝京師遂不必敷奏耶皆謬也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彼注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五年專是虞制鄭所傳尚書虞夏同科故連言夏周十二歲則鄭據大行人其夏殷彼疏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

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幷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為十二州晝為之定界釋文二十九卷爾雅釋地音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八十卷州郡篇。玉海十七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一卷〔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于是為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篇。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卷州郡部。〔案曰〕御覽誤作范甯。玉海十四卷地理門。又十七卷。通鑑地理通釋一卷〔王曰〕舜為冀州之北太廣分置幷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幷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幷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十三卷河東道太原府。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十卷河東道幷州。〔案曰〕王肅此條李吉甫撮取之故無全文〔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

〔案曰〕鄭馬云云者冀沇青徐揚荊豫梁雍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沇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沇州正西曰雍

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彼注云此州界揚荊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彦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蓋冀兖荆揚豫雍唐虞三代之所同餘州沿革互異今此經云十有二州鄭馬即據禹貢釋地職方之文推而知之故孔穎達疏云王者廢置理必相沿職方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則此十二州自是九外益三也又鄭馬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孔傳同故疏云禹之治水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季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别置之晉書地理志亦云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乃漢地理志則云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

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諸說皆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當從鄭馬說疏又云君攝之時置十二州其後終舜之世常然故下文敘即位後事亦云十有二牧若宣三秊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如禹貢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鄭曰濬水害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尚有流川未通利者亦足爲害故濬之上文肇十二州封十二山皆禹治水功成後事則此亦治水功成後事非方治水事禹自述其功云予決九川距四海又云濬畎澮距川次第分析言之甚明也若然受終以後歷敘新政而不及正敘禹治水但言濬川者別有禹貢避重出也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小學紺珠八卷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疏曰易繫辭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刑用不越法

案曰鄭云云者此何乃爲下諸文之綱故鄭以正刑五兼流宥鞭扑贖言之傳與鄭合也正刑五者墨劓宮刖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則起唐虞以前考苗民之劓刵椓黥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遏絕之非謂不用五刑此經所言及下文五刑有服皐陶謨五刑五用皆是也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爲即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刵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亦皆有之馬融云云說與鄭異馬本大傳彼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

者以墨幪髕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爲畫象之象其言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故荀卿非之曰世俗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爲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卽五刑斷從鄭注爲正也

流宥五刑

鄭曰其疑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書疏馬曰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謂君不盡刑殺宥之以遠方尚書疏○王元亮唐律疏義釋文一卷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案曰鄭云云者禮記云屛之遠方東方曰寄西方曰棘終身不齒左傳云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其刑次于大辟如四凶罪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爲其罪輕重之

差也馬以流宥爲幼少老耄惷愚攻此乃三赦之法在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爲流宥馬注非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案曰馬云云者疑若漢唐以下少府軍器監等官有造作不如法用此刑疏引秋官條狼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及左傳鞭徒人費等恐皆非也

扑作教刑

鄭曰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不勤道業則撻之疏曰學記云榎楚二物收其威鄭云榎槄也楚荆也二物可扑撻犯禮者

案曰鄭云扑檟楚也者檟夏古字同檟即槄也爾雅釋木槄山榎郭璞云今之山楸是也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疏曰此以金爲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

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爲金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

[案曰]馬云金黃金也者謂銅也禹貢金三品鄭云銅三色是銅亦金古贖罪用銅也呂刑鍰字本鋝字彼傳六兩下脫去太半兩三字千鋝當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云三百七十五斤者誤辨詳呂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鄭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案曰鄭云終身以爲殘賊者鄭以賊爲揜義隱賊冦賊姦軌之賊也孔訓殺如俎麑賊趙盾之賊非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案曰恤史記作靜徐廣曰今文云謐哉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謐我廣韻引云誐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又云何以恤我溢與謐字相亂謐又與恤通故左傳作恤然則此經古文作恤與今文作謐本通而史記作靜則以訓詁代經文也

傳曰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案曰洲鄭注禮記引堯典作州漢地理志十二州師古曰水中可居曰洲此本爾雅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曰州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說九州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爲名又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古文作州臣鉉等曰今別作洲非是古九州與州渚皆作州今本爾雅毛詩尚書皆俗人妄加水

鄭曰幽州北裔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疏馬曰幽陵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鄭云幽州北裔者舜分燕以北爲幽州是北裔也下文崇山三危羽山並言山此不近大山故但以州言之當日必實有一地以流之但已無攷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即今密雲縣恐臆說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崇山南裔者與上文北裔相對但今鄭注已佚耳鄭必與馬同也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則其地亦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為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竄三苗于三危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𡫏塞也从宀𣪠聲讀若虞書𡫏三苗之𡫏麤最切又穴部竄匿也从鼠在穴中七亂切凡自匿曰竄納之穴中閉塞之曰𡫏二字音義全別此經本作𡫏作竄者譌也改也

馬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三苗國名也者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記云三苗在江淮荊州是國名也又云三危西裔也者鄭禹貢注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孔穎達云地記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則三危自是西裔但今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當以

何山為鄭所指之古三危闕疑可也杜預注昭九年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攷敦煌即今縣屬甘肅安西州如杜說則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

殛鯀于羽山

馬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殛誅也者說文卷四下歺部云殛誅也即引此經為證是也又云羽山東裔也者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即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績漢郡國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為懲父山晉書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是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案呂陸德明云罪本作辠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說文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臣鉉等曰自古以為辠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网也凡秦以前書罪字即網罟也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為渾敦共工為窮奇鯀為檮杌三苗為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 尚書疏。又約鄭義。襄二十一年左傳疏 【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尚書疏。襄二十一年左傳疏。案且引此條或在舜殺論 【傳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案曰】鄭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又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者四罪在治水功成後故列舜居攝之後堯殂落之前其次序按經自明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對文公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祁奚謂范宣子曰鯀殛而禹興此特為舉賢不拘族類而發其文不必泥王肅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曰說文卷四下歺部引此經作放勛乃殂落

【傳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

十八載堯殂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過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

案曰自釐降二女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徵庸事自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攝位事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時堯委政于舜故總之云二十有八載孟子引此趙岐注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趙岐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與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鄭說同此的然可據者也孔傳乃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而得舜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至堯崩二十八載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書傳皆無此言孔穎達已疑之其以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合爲三十載改下文二十字爲三十以就其說尤爲誣妄惟王肅與之同皆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王曰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告寅正尚書疏。雜卒說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案曰鄭以月正爲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爲明堂而僞孔傳以爲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爲正說已詳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曰說文卷十二上門部闢開也者曰闢四門从門从𨳇今作闢者人改

鄭曰鄉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四之二卷鄭風緇衣疏傳曰詢謀也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闢者廣致衆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疏曰論語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行之所出故以言仕路

案曰鄭云云者傳與鄭同論語鄭注言弟子從我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故疏引以證四門四門卿士所居卿士職出政教薦賢其首務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釋文曰難乃旦反

鄭曰能恣也詩十七之四卷大雅民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案且詩疏引此誤作無逸注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尚書疏

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

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疏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案曰〕鄭云能恣也者詩柔遠能邇傳云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疏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是也王及傳以柔與能皆訓安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鄭曰〕載行也（尚書疏）〔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載事也成也（尚書疏○文選二十卷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案曰〕鄭云載行也者說文載乘也从車𢦏聲引易大車以載是有行義周語登本以載其毒韋昭注載行也是也王及傳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

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賈公彥周禮疏序○又三十九卷考工記疏○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傳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案曰鄭云云者周禮冬官爲司空周官必因前代且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司空執度度地職同知司空是冬官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上文惟有共工無司空知初時冬官爲共工也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以行言爲水官以時言爲冬官也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主后土即是平水土知禹在八愷內舜所舉服虔注左傳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也改命司空云云者初時冬官爲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名故知欲寵異禹特改官名也云舍司空爲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禹而已禹既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舍故更命垂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爲難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馬曰懋美也（釋文）王曰懋勉也（釋文）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

居是百揆勉行之

案曰馬王云云者懋訓勉見說文心部而懋與茂通是有美義也傳云稱禹前功命居百揆者禹平水土實堯時事舜即眞時水功成久矣知是舉前功也詒讓閟宮疏申鄭箋意謂禹宅百揆乃天官是由冬官升居此職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即位命官首使禹宅百揆是亦攝位之端也足明此經是舉其司空之前功以申百揆之新命或謂古者三公或兼六卿或兼師保傅或兼四岳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三公兼六卿也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三公兼師保傅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三公兼四岳也說見周禮地官序官禮記文王世子大戴禮保傅書序周官時洪水雖平然功緒猶有未竟司

空非禹莫任故使以百揆兼領之爲即三公兼六卿者此說非也鄭注明言禹登百揆舍司空百揆是天官卿或三公兼領但領太宰司徒可矣若又領司空是六卿兼其三三公兼其二必不然矣經言汝平水土實是舉司空前功以申百揆新命非留司空舊任而重加戒飭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案曰說文卷八上乑部臮眾詞與也从乑自聲虞書曰臮咎繇今本皆人改）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尚書疏○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傳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案曰鄭云稷棄也者棄是后稷之名事見詩生民及閟宮也又云初堯天官爲稷云云者說已見前傳云稽首首至地者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注云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稽首頓首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故

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用之也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敕使往宅百揆

案曰鄭云云者意與僞孔同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案曰阻馬作祖

鄭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思文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祖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王曰阻難也播散也尚書棄典釋文傳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案曰鄭云阻讀曰俎阻厄也者此字古文必作且宣和博古圖卷二周穆公鼎雝公缄鼎凡皇祖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類此甚多故馬作祖訓爲始但說文卷十四上且部云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俎从半肉在且上是且俎同物故鄭讀若俎而俎音與阻同因訓爲厄王肅竊其義改訓難僞孔襲之但竟直改爲阻則非是引鄭者亦訛僞本其實鄭注必是且讀曰俎

云云也又讀時爲蒔解爲種蒔者說文艸部云蒔更別種是也鄭又云始者洪水時云云者鄭意亦以此經爲舉棄前功也棄爲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握河紀堯即政七十二季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邰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爲堯周本紀乃云舜封棄謂后稷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又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故鄭元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孔穎達疏云堯典說舜命羣官禹宅百揆天官也契爲司徒地官也伯夷爲秩宗春官也咎繇爲士秋官也垂爲共工冬官也惟棄襲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穎達此疏申衍鄭義最確此經雖舉棄播穀之前功其實棄此時已爲司馬矣據鄭說堯時天官爲稷棄爲之其後當因夏官司馬之人即命棄改領其職蓋古者兵農不分軍將即命卿卒伍即農民棄既長于農事宜作此官棄既爲司馬則天官虛位此舜所以求宅百揆者而以命禹也下文惟明克允下鄭注以稷契皋陶三官皆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二十二人下鄭馬注皆以稷契皋陶不在舜新命

二十二人之數然則棄不但爲稷官在堯時即爲司馬亦在堯未崩舜未受終以前故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愻字注云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愻以證此古文也晉人改孫唐衛包又改遜也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五教五品之教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五品五常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案曰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者文十八年傳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也祭法契爲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是也王云五常即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夏華夏

案曰鄭以猾爲侵亂者皆訓齒牙爲猾韋昭注弄也方言卷十云小兒多詐謂之猾是侵亂也但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滑荀子成相云無鉞滑史記滑稽

揚倞司馬貞皆訓亂是也

寇賊姦宄

鄭曰强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案曰鄭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者成十七年長魚矯對晉厲公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是姦軌固有內外之分左與鄭不同者所傳本異也鄭以宄作軌史記亦作軌者隱五年臧僖伯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軌法也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

汝作士

鄭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尚書疏）馬曰士獄官之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士理官也疏曰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爲官名月令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叔魚攝理是獄官爲理官也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文及秋官序官士師注義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書疏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疏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故大者致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朝市國語賈逵注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巳上于朝士巳下于市傳義亦當然也

案曰鄭馬以三就爲原野市朝甸師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宥之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甸人掌郊野之官不于市朝者刑于隱處不以滅同類示國人也然則甸師正刑人處之一不容遺漏故鄭馬以此配原野市朝爲三就王肅亦同僞孔傳則據魯語改之傳多取馬王而間立異以泯其迹此解是也但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討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剕宮也

四纘作則墨也五鞭扑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與尚書五刑不同又魯語原野指用兵征討市朝方指斧鉞等鄭馬則以原野爲用墨劓等刑處所之一又各不同作僞傳者不知鄭馬之意又未明魯語與書不同妄引爲說非也又三就兼五刑言疏云專指死罪餘刑可不拘者亦非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案曰王制釋文宅鄭知嫁反王如字）

鄭曰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尚書疏○又周書立政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陳老刑類典釋文十一卷禮記音義○賈昌朝群經音辨三卷）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八議之辟不忍殺宥之以遠（尚書疏）傳曰謂不忍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案曰鄭以宅爲懲艾之器者孔以宅即居文義複疊史記作度亦似紆回故鄭破讀也鄭又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云云者以夷鎮蕃于九服爲遠故分

爲三居也傳則以爲一四裔二九州之外三千里之外疏云四裔最遠謂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寄于邊遠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據其遠近其實一也愚謂傳疏非也調人云云乃謂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閒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耳此乃赦後之事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爲三居之制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此爲赦令所及則亦過而殺傷人者耳若非過殺赦尙不及安得有辟讎之事三居者乃是平日執法定罪因其干八議猶有可援故入之五流與調人赦後事迥別且其中竝無九州之外一條則不可執以附會孔傳明矣況入學不率教猶且所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皆罪惡重大本當隨肢體刻肌膚今乃但徙之千里之外何足蔽厥辜耶當從鄭居之夷鎭蕃爲確焉王邵傳所本皆非也

惟明克允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賈公彥周禮疏序）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尚書疏）傳曰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案曰鄭云三官者稷契皐陶也云述其前功者說詳上文

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

案曰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者百工之官冬官也禹爲之今升宅百揆此官虛矣故又求人也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釋文曰垂如字徐音睡）

馬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垂臣名共謂共其職事

案曰據鄭以司空之名專爲禹設禹既升天官此官還爲共工不名司空垂爲之馬以垂卽爲司空非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與音餘）

傳曰殳斨伯與二臣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案曰馬云云者小雅皇皇者華毛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地官大司徒鄭注同是也

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疏曰今鄭馬王本皆作禹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皇覽疏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言朕虞云云者鄭意以朕虞爲官名疏謂其本于王莽立予虞之官不可信然史記亦云于是以益爲朕虞是鄭說本古義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釋文曰羆彼皮反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中疏曰文十八年傳八元有伯虎仲熊即此也虎熊在元凱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內皋陶即庭堅益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也儒不在伯夷夔龍下爲此言者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虞世南北堂書鈔八十卷。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二卷禮儀部（傳曰）三禮天地人之禮

（案曰）鄭馬及傳云云者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鄭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禮吉禮是也此典三禮在虞爲秩宗在周爲大宗伯大宗伯所掌多矣但言吉禮者舉重以該其餘唐虞未必即有吉凶賓軍嘉之名也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疏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主次秩尊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案曰）鄭云云者秩當作豑說見上文宗之言尊舉尊以見卑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曰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傳曰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案曰說文卷十四下古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大司樂鄭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云育育胄本亦作胄然則鄭大司樂注本作育後人據東晉尚書改之鄭于王制注引此經亦作胄者亦後人改而鄭尚書必作育與說文同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宗正箴亦云育子但爾雅育胄皆訓長馬亦作胄則作胄亦通

鄭曰胄子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五卷樂部○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三卷樂部○案曰釋文初學記竝作汪注竝王同于鄭者御覽下注有者司樂以教國子入學所據乃明萬歷元年倪炳刻非善本實非孔傳故姑附此馬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傳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案曰鄭云育子國子也者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彼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放此經胄子孔傳以為元子至卿大夫子弟大司樂鄭注以為公卿大夫之子弟孔則遺郤公侯之子鄭亦似遺郤王大子王子二者所說皆不備惟王制之文最為詳悉然大司樂樂正皆言國子則鄭意固

兼王太子庶子公侯卿大夫子弟大司樂注侍舉卑以見尊省文耳孔穎達云云王大子乃云王子知王子是庶子羣后以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又自羣后以下庶子不在其內故大司樂國之子弟賈公彥云弟者王子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是也

直而溫寬而栗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栗爲戰栗者論語八佾篇義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詩譜序疏○又一之一卷關雎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案自下例史記注作馬注

傳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案曰鄭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鄭彼注云三者本志無此本

于內不能爲樂也又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也鄭又云永長也者釋詁文又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者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案曰案說文卷二下龢部引作龢）傳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

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也 詩譜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既長言之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清濁不同猶恐其聲未和乃用律呂調和五聲使應節奏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春官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神人以和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神不特祖考人不特羣后故曰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非。案曰釋文非也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春秋公羊疏二十八卷哀十四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案曰鄭云石磬也者樂記石聲磬是也又云服不氏云云者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是也又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釋文曰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

鄭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馬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三國志四十七卷吳主傳裴松之注

傳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案曰鄭引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淵篇文殄爲絕震爲動師爲衆者皆釋詁文震爲動亦詩大雅生民篇毛傳文堲爲疾者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垐字重文堲字注云古文垐从土即堲疾惡也即引虞書此文以證是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案曰此稱爲尚書注孔氏之此書引孔者稱傳獨此稱注疑必鄭注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疏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納言喉舌之官也

案曰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者後漢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蓋秦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儀云尚書令主贊奏事秩千石故李固以爲出納喉舌之官鄭舉漢法以況也大雅烝民王之喉舌彼毛傳以爲冢宰則與此納言不同天官宰夫之職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次敘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宰夫下大夫爲之本與小宰俱爲冢宰之貳疑即此納言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鄭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尚書疏約鄭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

美之無所復敎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案曰鄭以十有二牧及禹垂等十人爲二十二人者馬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蓋四岳之官內則爲王朝之卿外則爲諸侯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如羲和六子爲六卿亦爲四岳放齊共工讙兜鯀四人王朝卿也亦爲四岳上文曰覲四岳羣牧輯岳牧互稱其實當州之牧自是外諸侯之長而四岳則介乎內外臣之間兼攝者多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棄皋陶垂六人此六人中當即有兼四岳者共工讙兜等流放後自須以賢代之且堯之巽位不咨餘人特咨四岳舜此時求宅百揆求典三禮亦特咨四岳知此官本尊而以他卿兼攝舉四岳足以該衆官故也舜既特提出咨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新君即位岳牧自必咸赴京師若四岳果僅爲諸侯之長則舜之新命先外後內殊非其次其所以首咨四岳者實以四岳乃

六卿所兼故也鄭明知禹以岳牧與禹垂益伯夷夔龍消配停勻適合二十二人之數反置不用寧敢無命之殳斨等四人充數知四岳有斷不宜入此數者耳鄭注不可易也五帝本紀稱一句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然則殳斨伯與爲垂之佐可知舜非特命亦各有職故宜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傳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故績法明衆功皆廣

分北三苗釋文曰北如字又音佩

鄭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三國志五十七卷虞翻傳裴松之注○宋景文筆記中卷

王曰三苗之民有激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尚書疏

傳曰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案曰鄭云云者古文北字从二人作爪別字重八八作𠔁二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八部云𠔁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廾部曰𠔁古文別許慎學于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乃

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謂鄭正釋古今字何有何可怪分八三苗即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庚駁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案曰觀出本篇經句位經句二十作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案曰劉恕所引鄭注二十誤作三十○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

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

傳曰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

疏曰上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于文祖之後數之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

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元云云史記云云皆謬耳

案曰鄭云云者此篇前文有鰥在下時舜年三十無妻卽舜生三十是也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年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年中事三載遏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卽位三十九年中事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所云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卽眞三十九年合計之五十年卽在位五十載是也與鄭說合蓋太史公親問安國所載多古文說鄭傳孔業故先後符合如此開皇購得之姚方興所上孔傳乃改二十爲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以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爲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卽眞之年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服喪三季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季凡壽百一十二歲按此說乃以乃言底可績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爲三十不知底績三載猶云三載考績此本唐虞之成法所謂三載不過言其底績之效可見者如此耳非歷試僅三載也夫三考黜陟至愼也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何等大事乃定于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其以五十載爲即眞之歲特因大禹謨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合之爲五十耳大禹謨係東晉晚出僞古文本不足信即使足信亦安知攝位八季居喪三季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傳以陟方爲蒼梧者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鄭志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是也

尚書後案卷一